



陈
登
科
文
集

陈登科文集

陈先事题



粉碎四人帮后，登科与《风雷》小说责任编辑江晓天重逢在北京



1984，登科与黄宗英（中）

1973年，登科出狱后与看管战士合影留念，于六安



1978年，登科与冯牧



登科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狱中自己缝补的百纳衣

1964

风 雷

第一章

1954年的冬天，淮北地区，雨雪特别勤。自从入冬以来，三天一次小雨，五天一场大雪，一直没有断过，困得人们也不能出。可是老年人却说：大雪纷纷兆丰年，来年必定丰收。

格溜溜的东北风一阵阵吹来，细细的雪花漫天飞舞。千里平原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如同无边无际的雪海。

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，有一个小小的集镇，名叫龙庙集，只有百十户人家。集镇不大，生意却是十分兴隆，不管多大风雪，也没有断过来往客商。在农村里，一般的集镇上，过了中午，就没有什么买卖了；尤其在寒冬季节，阴雨雪天，无事在集上溜达的人更少。可是这个集上，近来生意特别兴旺，每天直到天黑，都还有人做买卖。

小镇的十字街头，有座古庙。在庙门前右边那棵快枯死的老槐树下，新搭起个芦苇棚子。棚子门口，站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，扬着清脆的嗓子，向街上来往的人喊道：“要吃犬肉的，到

这边来。里边有桌子有板凳，有酒有菜，有茶有水，有火有烟。喝得醉醉，吃得香香，烘得暖暖地回家去……”一喊一大串子。

这个女人，名叫羊秀英。

羊秀英的狗肉摊，开设的时间并不长，可是在这个小集镇上，生意是最好的。因她这个人，很会招揽顾客。

这个芦苇棚子，坐北朝南。棚子里，摆设得非常简单。门里左边靠墙，摆一张三条腿的破桌子，桌上放着切肉的案板，桌肚里藏着个柳条笆斗，笆斗里盛着煮熟的狗肉。右边放着三张小方桌，是专为顾客设的座位。

这时，已是下晚时分，天又下着雪，芦苇棚里冷清的没有什么顾客了。只有紧靠右边墙拐的角落上，有四个男人，围在那张方桌上算账。

这四个人，都是死蛙湖里有名的人物。一个黑乎乎的脸膛、斜眼睛的小老头。年约五十三四，名叫黄三，绰号“三角眼”。这个人在解放前，一不种田，二不耕地，就靠两片嘴皮子吃饭。黄三家几代都在龙庙集上开牛行。他从小就练出一张巧嘴，能说会道，远近闻名。另一个中年人，年不过三十，黑麻脸，黄眼珠，名叫杜三春，是黄三的外甥子，也是黄泥洼的有名的快嘴；说起话来，唇不沾齿，死人能被他说活。这人在解放前，跑过南京，到过上海，专在津浦线上做投机买卖，点子多，门路广，做事又鬼，因此，人都叫他“钻天猴”。还有一个年轻人，最多也不过二十二三岁，大号个子，刀条脸，扣眼睛，高鼻梁，黄黄的脸色，瘦得活像一根芦柴，风都能吹折他的腰干。这个人名叫黄大权，外号“弹弓子”。这个绰号是双关语。黄大权从小就无爹没娘，孤苦伶仃，以讨饭为生。冬天，无衣无被，双手抱着膝盖，睡在粮草里长大的，将腰干睡成弓形，直到解放后，才慢慢又直起来；另外还有个含意，这个人从小讨饭，手不提篮，肩不担担，讨一口吃一口，把他也养成一身懒骨。土地改革时，村里分给他双份土地，他也懒得去耕种，将田地扔荒，整天和羊秀英

在一起鬼混。他和羊秀英既不是夫妻，又不是长久的姘头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羊秀英如同弹弓上的皮条，黄大权就好比一粒无根的弹子。每当羊秀英把黄大权抓得紧的时候，必定是要把他弹出去伤害人。至于这个弹弓的把子，却是抓在另一个人的手里，现时他也在场。此人名叫黄龙飞，年已五十开外，嘴上有十七八根稀稀朗朗的黄胡子，整天尖着手指，捋着胡须，向两边拨弄着，弄成翘翘的八字形。看样子，挺神气的，很像个绅士。莫看此人其貌不扬，尖头细爪，獐头鼠目，活像黄鼠狼投的胎，可是在解放前，他是死蛙湖里地主黄一夫的近族，任大庄的首户，能言善辩，又是一把包揽诉讼的刀笔，自以为是个数一数二的乡绅老爷。如今，他又冒充民主士绅，招摇撞骗，惹是生非。

黄三甥舅二人和羊秀英合伙做了一趟投机买卖，由于分账不均，发生口角。事情是这样：杜三春从蚌埠一家服装厂套购来一批布头，原说是三人合伙，赚钱贴本，均按三股分账。哪知这次买卖做得顺手，杜三春便伸出腿来，说羊秀英与黄三只是出几个本钱，他是出人的，在外边开支大，受辛苦，要从赚的钱中提出二成作为他个人的补贴。黄三当然没意见，因为他们是甥舅关系，好坏是一家；可是羊秀英不同意，结果吵翻了。这一天，黄三便请出黄龙飞来做调解人。

黄龙飞双脚翘在火盆边上，手里捧着个算盘，拨弄着，抬头向站在芦席棚门口的羊秀英道：“细账不用算了。三春在外边跑了两个多月，确实是吃苦不少，提出五十万块钱^①来当报酬，也是应该的。”羊秀英道：“俺是个女人，谁要捉俺这个大头，是很容易的，不过在黄泥洼还找不出这样大胆的来。”

杜三春火暴暴地蹦起来：“俺捉谁的大头？俺在外边，风里雨里，起五更睡半夜，谁来疼过俺一下子？担惊受怕，求爹爹拜奶奶，香烟还不知贴了多少。你们呢？坐在家里，一不担风险，

^① 这里是指1955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币，下同。

二不操心劳碌，净打净快，一人分了三百万！人总是要凭良心嘛。”

羊秀英恶狠狠地吐了一口：“呸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在外边，吃喝玩乐，早在老娘头上开销了。”

黄龙飞连忙摆手拦阻道：“好好，话越说越多，共事的日子长哩，还有下次，不说啦！这五十万块钱，就只当是我打你们这三家的秋风。大权，打壶酒来，今天是三春请客。”

黄三低着头，坐在一边，始终没有吭一声。

大权打好酒，摆好杯筷。羊秀英自动撕一盘狗肉，送到桌上，转身又从里边瓦罐里捧出几捧花生，撒在桌心，不冷不热地道：“俺羊秀英有的是狗肉烧酒，要吃吃在明处。俺也是嘴扛在肩上，到处吃人的人，谁要不睁眼睛，想在……”

黄龙飞举起手道：“光棍点到就为知，不要多说啦。大家都不要把眼睛放在这几个钱上，钱短人长，要看到今后还得共事，还有好多买卖要大家同伙共去做。”接着，伸手向门外指指，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道：“你们看看外边这个天时。”

黄大权嘴上叼着一支烟卷，弓着腰，双手抱着肩，歪着头，蹲在凳子上，扭身看看外边，幸灾乐祸道：“这个天时，早晚总有一场大雪。我看啊，有些人日子就是不好过哟。”黄龙飞嘴上那几根胡子翘了翘，嘴角上露出一点点蔑视的微笑，心里暗暗在骂黄大权是个笨蛋，根本不能领会他话中的含意，便说道：“你怕啥，天塌下来有人顶住。”羊秀英在案板上边撕着狗肉，边扭过头来问道：“谁替他顶住，你替他顶住？”黄龙飞放下酒杯，眯缝起眼睛，向羊秀英道：“你今天一集，搞了多少啊？”黄大权将头缩缩，双手拍拍屁股，站下地，伸长脖颈，尖起嗓子道：“起早摸黑，忙上一天，搞了十万八万，管个屁劲。”

黄龙飞指指手道：“你这两个人，都是黑心肠。一集头十万，还嫌少！我们呢？一个铜扣子未见，还来个二姑娘倒贴，欠你两壶酒钱。”

羊秀英扭过头来插嘴道：“他和你比？拿芦席比天，小鬼比神仙。你家女儿，买了头十担小麦囤在你家；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三翻两滚，够他四爪落地，苦上大半辈子。”

黄龙飞的脸色，霎时变得铁青，警告似的向羊秀英道：“我可先打你招呼呵！你不要在外边乱造谣哈，我家哪来的头十担小麦哪？”

羊秀英冷笑笑：“嗨嗨，你瞒得了别人，还能瞒得了你的老娘啊！你家大闺女，前年买了两担小麦，放在粮行里，二年不到，就滚成十多担。别人不知道，你以为老娘也不知道啊？”

黄龙飞抓下头上的狗皮帽，狠狠地往桌上一掼，跳起来，咬着牙，眼睛里都快急出血珠子来，指着羊秀英，好半天，才从牙缝里吐出个字来：“你……”

黄三连忙起身，陪着个笑脸，伸手将黄龙飞按坐下道：“都是一家人，说两句笑话，何必认真呢？坐下，坐下。”黄大权忙为黄龙飞沙沙斟满杯子，点头哈腰道：“来来，喝酒喝酒。”黄龙飞经黄三等人劝解，脸上的气色慢慢缓和下来，可是心里的气恼还没有消除，气愤愤地说道：“怪不得人说，你这种人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这天时，大雪在地，正是做生意的好机会。我是好心好意要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你看，她扯到哪去了，真是……”

羊秀英满脸笑容，走到黄龙飞身旁，娇声贱气地说道：“哟，好了，好了，俺来赔不是。”说着，便端起杯子，扶着黄龙飞的脑袋，将酒灌进黄龙飞的嘴里……

羊秀英捏着黄龙飞的嘴，连连灌下三大杯酒。双手揉着黄龙飞光滑滑的和尚头，摇晃了几下，把他捺到桌上，轻轻地在他背上拍了两巴掌，飘飘地飞走了。

黄龙飞晕乎乎地抬起头，眯缝起一双乌龟眼，搜寻了好半天，才看到羊秀英。

这时的羊秀英，在他的眼里，好似一位天仙：鸭蛋脸，白里

透红的脸皮，高高的龙骨鼻子，淡淡的眉毛，吊眼梢，一双单眼皮包着两颗晶亮的眼珠。苗条的身材，穿一件浅蓝色的阴丹士林布褂子。未开口说话，两腮就现出圆圆深深的酒窝，涌出迷人的笑容……

黄大权和黄龙飞对面相坐，见黄龙飞痴痴看着羊秀英，实是有点醋意；端起杯子，在黄龙飞眼前绕了一个圈子，搅乱了他的视线，不悦地道：“喝酒喝酒。”

黄龙飞猛然惊跳一下，感到自己酒还没有吃多少，已有几分醉意了；忙端起杯子，向黄三等人谦让道：“好好，共同干杯。”

在座的人都忠实地干了杯。只有黄龙飞，举起杯子，放在嘴边停了停，又放下，说道：“三春，别人都说你是久跑码头，见过大世面的人，我就不承认你。光在外边跑来跑去，不能看到一点风向，你还算得了啥跑码头的。做买卖，要看风向呵！在这个灾荒年头，粮食是最宝贵的，你们为啥不在粮食上打打主意呢？”

杜三春笑笑：“咋没想过呢。自从去年以来，粮食由国家统购了，不敢碰啊！”

黄龙飞道：“轮船都是在大江大海里航行的。要想吃大鱼头，不担点风险咋管。要知道，私盐越紧才越好卖呵！”

黄三道：“粮食，自打统购统销以来，都是按户按人定量的，你有啥办法弄到手呢？”

黄龙飞昂首笑笑道：“你这个人，耳朵失灵了。大前天，朱锡坤在庄上开会不是讲了吗？黄泥乡今年遭了特大的水灾，是全县最严重的灾区，粮食全部由国家供给！谁有钱谁就买到粮食，保证供应。”

黄三道：“那也是按人定量的哟。”

黄龙飞道：“只要有个‘卖’字，就不愁买不到手。”

杜三春道：“‘卖’也只能按人头买，有啥办法？”

黄龙飞道：“就看你这个‘钻天猴’的本领了。要是你有孙悟空的本领，铁扇公主的风火扇子，也照常能拿到手。”

黄大权呷呷嘴道：“朱锡坤住在乡里，不容易钻哪！”

黄龙飞摆摆手道：“你不要看朱锡坤嘴呱呱地，整天奔来跑去，挺神气的，其实是个草包。只要你把掌秤的拉过来，他会蒙起眼来跟你转。”

杜三春道：“朱锡坤你能骗过去，任为群你瞒不了呵！”

黄龙飞这时突然气愤地擂擂桌子：“任为群，他还算个啥，如今也该咱们翻翻身啦！过去，任为群仗着是民兵大队长，掌握了枪杆子，在庄上作威作福，人们怕他；如今大队长已经给他拿掉了，他还敢在老子头上拍苍蝇！”

杜三春道：“他不做大队长，还是门里的人哟。”

黄龙飞牙一咬，跃身站起，拍着桌角道：“屁！上天美浴回来，已找他谈过话，警告过他，要他老老实实在家种种地；若再敢兴风作浪，就把他的党员也拿掉。”

羊秀英在门口，扭过头对黄大权和杜三春道：“阎王老爷瞎了眼睛，错叫你们这几个废料投了男人胎，不怕人去怕鬼。任为群怎样，他几年前就发狠，要把老娘赶出任大庄，今天老娘不是还在这里吗？只要有本事把粮站这根线拉上，天大的风浪，老娘去闯。”

黄大权跟上补一句：“粮站这个关系，还得龙飞去拉。”

黄龙飞举起手中的烟袋，向外指指：“你看这个天时，已为你们打开了大门了。”说着，头往杜三春面前伸伸，轻声道：“要利用时机。冰雪在地，灾荒一天天的严重，人心不安，有些人都对黄泥洼这个地方失去信心，想到外边去。你就利用最近从淮南煤矿回来的人，到处宣传在外边如何如何好，多放几把野火，趁势烧烧。老百姓一要走，朱锡坤就慌啦，不怕他不拿出粮食来。”

黄大权道：“拿！他发的是救济粮，俺这号人也沾不上边啊！”

黄龙飞道：“这又得制造时机。弄些人哄到乡政府的大门口，一吵一闹，朱锡坤就没有主张了。要救济，人人都得摊一份，他

哪来这么多粮食，一定是一边发救济粮，一边要有钱户拿钱去买。只要他上了这个圈套，你还怕搞不到手。哼！要知道，这是一本万利的交易，不动点计谋还行？”

黄大权道：“俺们想得是好，就怕老百姓不会跟俺们跑。”

黄龙飞道：“这就看三春这个‘钻天猴’的本领大小了，只要能钻到空子，人们自己会跑去为我们打开仓库的大门。”

杜三春端起酒杯，思索了好久，叹息一声：“唉，不成啦！钱，今天都买了烟叶，有粮食也无钱去买。”黄龙飞埋怨道：“我不是早对你讲了吗？烟叶，是冷口货。”杜三春道：“从蚌埠回来时，行价还很好，谁知刚刚几天，风头又变了呢？”黄大权道：“还谈这些干吗？错就错了，哪里掉魂哪里找。要干，就趁这雨雪天捞一把！龙飞，还是你出来想想办法，看哪里有钱，大不了背它几分利息，有啥了不起的。”

黄龙飞眯起眼睛，沉思一下道：“钱，困难啊！我昨天向人讲了，不过他要这个数字。”说着，便打了个手势，在众人眼前晃晃。

羊秀英道：“你喉咙不要张得像小盆口那么大。黄大权没有骨头，随你整吞活咽，俺羊秀英可不是省油灯。你要净得三成，别人呢！就是帮你跑腿，你还得供人吃饭哩。”

黄龙飞道：“你不干，关我啥的屁事！我一个铜子好处也不要你的！这是你们找我，我不过是个中间人。”

杜三春道：“求人不如求己。你写封信给美溶，从银行里搞点贷款，由三舅出面，逢四进一，有她一股。”

黄龙飞哈哈大笑道：“你想得倒好，她是国家干部，还能和你合伙做生意？”

杜三春又改口道：“不是说加上美溶一股，是有你一股。”

黄大权在旁补充道：“也不能白要她……”

黄三打岔道：“依俺看，千条万条，还是以前说的，由龙飞和美溶说说，帮三春在乡里谋个差使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。朝中

有人才好做官。”

黄龙飞眯缝着眼看了看黄三。伸手在桌上花生堆里挑挑拣拣，最后拣起两颗花生，放到杜三春面前，又眯缝着两眼看了看杜三春。杜三春不知他是何意，歪起头，挑了一粒白皮的花生，剥开壳子，将花生米倒进嘴里。牙刚咬着，霎时，只见他苦眉皱脸，呸，呸，呸！连连吐了几口，双手抱着脑壳，张着嘴，伸出二寸多长的红火火的舌头，涎水拉拉流到地上。用脚踢了黄龙飞几脚，理起衣袖，擦擦自己的舌头叫道：“呃哟，俺的妈啊，你这个坏蛋，把俺害苦啦！又苦又酸，牙刚一碰，连根子都酥了。”

黄龙飞仍是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杜三春，伸过手，用大拇指将另一粒烂壳花生捺扁，拨出里边的仁子，手指在桌上点点，要杜三春再吃吃看。杜三春只是摆手道：“这下可不上你的当了。”黄大权不识其中之妙，伸出手，捏起半边花生米，放在舌尖上，用门牙轻轻的斗斗，忙吐掉，道：“也是苦的。”黄龙飞得意地把两个花生壳，拿给黄三。

黄三将花生壳放在手掌上，拨来拨去，仔细在研究。这两颗花生，仁子都是苦的，所不同的，一颗是从里边往外坏，仁子虽是霉烂发苦了，外边的壳子还和其它花生一样是好的。另一颗是先霉了壳子，后烂仁子，和那些好花生放在一起，一眼就看出，那是一颗早已霉烂透的花生。因此，杜三春便挑了一粒外壳完好的花生，把它当做好花生来吃，才上了黄龙飞的当。黄三思量了半天，最后会意地向黄龙飞点头笑笑，表示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了，说道：“你还应三思。依俺之见，机不可失，任为群下台，这是个好机会。”

黄龙飞胸有成竹地笑笑道：“你看，我家圩后那二亩小麦，去年秋天种时，垡块都像小盆口一样，打也打不碎；后来我便车上水慢慢浸透，一耙就成了。这也得慢慢浸……”

羊秀英在门口突然咳嗽一声，向黄三使个眼色，转脸向外喊道：“要吃犬肉，到里边来坐。有桌子，有板凳，还有火。”跟着

她那诱人的鼻音，走进一个人来。

此人姓祝，名永康，年约二十八九岁，是个中等个子。身穿一件黄色的军大衣，戴顶皮帽子，脚穿一双硬底长筒皮鞋，手里提着个绿色的旅行包。他走进羊秀英的破烂的芦席棚子里，一边掸着身上的雪花，一边伸头看看桌案上的狗肉，问羊秀英道：“这是什么肉？”

羊秀英笑笑答道：“犬肉。”

祝永康又伸头在盘子里仔细地看看，里面明明盛着个狗头，不解地问道：“这不是狗肉吗？”

羊秀英道：“有的人听说是狗肉，就不敢吃，说犬肉，是为着好听些。”

祝永康用目扫视一下黄龙飞等人，走到靠左边一张破桌子旁，放下手中的旅行包，对羊秀英说道：“好，不管你是狗肉还是犬肉，帮我来一斤。”

羊秀英殷勤地走过去，一边招呼他坐下，一边用擦桌布把桌子抹了又抹，摆上一双红漆筷子，问道：“同志，你喜欢吃肥的还是喜爱吃瘦的？”

祝永康道：“都行。几钱一斤？”

“只管吃好了，不用问价钱，先尝尝，吃得好，吃得香，你再给钱。不烂，不香，分文也不要你的。”

羊秀英说着便放下抹桌布，伸手在盘子里撕下一块狗肉，送到祝永康面前：“你看，这肉多烂。吃狗肉的人，头一条是讲究火功，煮得烂，烂香烂香，越烂越香。你尝尝，香，你再买，不香，你要买也不卖给你。你不喜欢的东西，硬卖给你，吃下去心里也不舒服。”

祝永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狗肉摊子，但是，他在旧社会里见过好多这样的开饭店的女人，对她这一套也不觉得惊异；很随便地伸过头去闻一闻，确实是喷香，便道：“来一斤，多称一点也行。”

羊秀英拖出桌肚底下的笆斗，拿了一块狗肉，向盘子里撕了几块，又问道：“还要酒吧？寒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狗肉烧酒是最好不过了，一能度暖，二能御寒，三能充饥，四能解渴。”

祝永康抬起眼来，看看羊秀英，心里想：这种女人，练就了一张嘴，很会做宣传呢！笑道：“我本来不想喝酒的，你说了这么多好处，好吧，来四两，半斤也成。”

羊秀英一边忙着称狗肉，一边扭头向黄大权道：“你那杯子放不下来了吗？快！帮这位同志打半斤酒，好的，口子酒（濉溪大曲）。”

黄大权懒洋洋地站起身，摸过酒壶，走到酒坛旁，打好酒，送过来。

祝永康接过酒壶，沙沙斟满酒，端起杯子，放到唇边，吮了一口，便又放下杯子道：“这酒太凉了。”

羊秀英送来狗肉，用眼角细细打量了祝永康一番，笑笑道：“同志，你不知此地的风俗吧？此地人喝酒，夏天喝热的，冬天喝凉的。”

祝永康不解，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

羊秀英道：“热酒下肚是冷的，冷酒下肚以后要起火的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还是请你给我烫一烫吧。”

祝永康一走进芦席棚子，黄三等人便不再讲话了，一个个都埋着头喝酒吃花生。只有黄龙飞偷偷地在仔细打量着祝永康。

壶里的酒渐渐空了，黄大权又去打了一壶，恭恭敬敬替黄龙飞等人斟满了杯子。自己活像猴子一般蹲在凳子上，刁着烟卷，缩头夹颈，喝了一口酒，问黄龙飞道：“还要狗肉吗？”黄龙飞哼一声，两眼始终没有离开祝永康。

祝永康进了羊秀英的芦席棚子，听她三句话一说，已看透羊秀英是一种什么货色了。他埋着头，只顾喝酒，看也不看她。当羊秀英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的时候，顿时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扑鼻，使他有点头痛。但是他对羊秀英那种百般的殷勤，不断来问长道

短，又不得不应付几句。

当羊秀英二次送来狗肉时，祝永康忙伸手挡住，说：“不吃了。大嫂贵姓，就是这集上人吗？”

羊秀英道：“俺婆家姓任，娘家姓羊，家住在乡下。不瞒同志说，俺的当家人死了，有个小叔在乡里当干部。这也是春荒当头，实是没有办法，才在集上做个小生意；要是有了办法，谁来卖狗肉呢？好丑在乡里跑跑，也能为大家办点事呵！”

祝永康道：“这么说，好像你在乡里也是个干部啦。”

羊秀英故作羞愧的样子，低头斜眼地说道：“农村妇女，一不识字，二不能写，三不能算，又不会讲，能做啥干部。”

祝永康不愿和这种人闲扯瞎拉，便把话题一转，问道：“我向你打听一个人，不知你是否知道？”

羊秀英道：“同志，你不要看俺是个女人，凡是住在这周围邻近三十里五十里路之内的人，有名则知，无名不晓。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，哪一户，姓甚名谁，是男还是女？只要你说出姓名，俺可知道八九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我问的不是某一家某一户，我想打听一下，在这一带地方，有没有姓宦的？”

羊秀英楞住，一时想不起来附近哪个庄上有姓宦的，可是她又不愿回答不知，便转口问道：“同志，你得先说清楚，他住在哪个乡，哪个庄？现下找人难得很，过去的乡保甲都废了，区也变了。俺们这里，过去叫南屏区，大郢乡，现在改为黄瞳区，黄泥乡。你不说他住在哪个庄子上，不容易找啊。”

祝永康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姓宦，名叫宦守田。”

羊秀英道：“你和他有亲吗？”

祝永康道：“没有。”

羊秀英道：“有故吗？”

祝永康道：“也没有。”